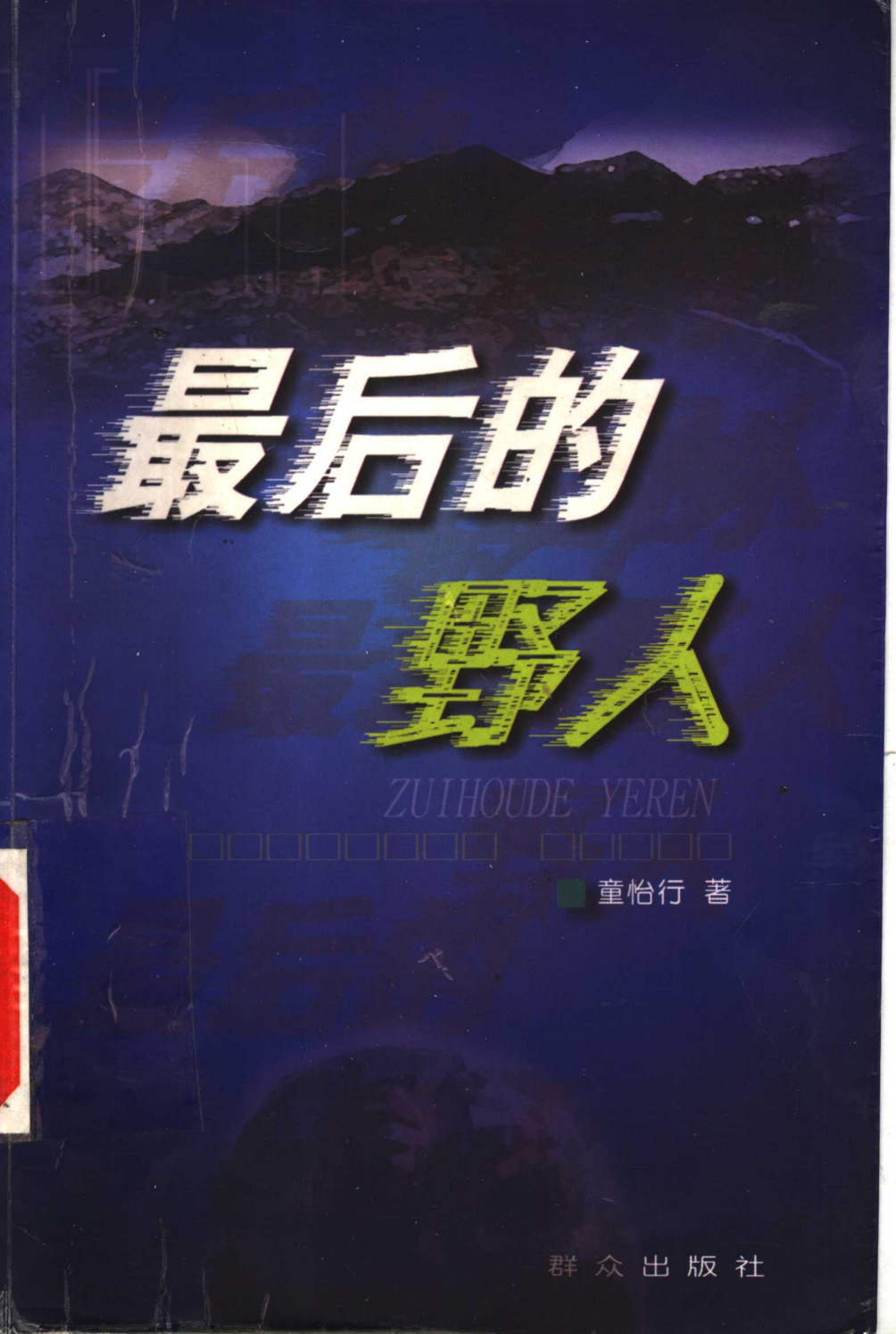




最后的

野人

ZUIHOUE YEREN

□□□□□□□□ □□□□□□

童怡行 著

群众出版社

最后的

敌人

THE LAST ENEMY
THE LAST ENEMY

张 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最后的

野人

ZUIHOUE YEREN

□□□□□□□□ □□□□□□

■ 童怡行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野人/童怡行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14-3043-8

I. 最… II. 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196 号

最后的野人

原 著:童怡行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52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043-8/I·1282

印 数:0001—3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苍茫的秦岭之中。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妻子突然死去，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凶杀案在他的周围不断发生，于是，所有的疑点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他被警区保护了起来，但是在一个夜里，他却莫名其妙地从戒备森严的三楼“保护室”里逃走。最后，在何少伟警官及一位导游小姐的努力下，真相终于大白。原来，在那位精神病医生的一所乡下住宅里发生了一桩最为离奇的事情，在一堆被焚毁的资料里，他们看到了几个字——野人……整个故事跌宕起伏，曲折生动，悬念层层，令人不忍释卷。



打开桌子上的稿纸，高程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四周静寂，柔和的灯光洒在屋子里。白雪舒适地躺在对面的木制椅子上，听着他翻弄纸张的声音，不时地抬一下它那圆形的毛绒绒的小脑袋懒散地看他一眼，重新把头放回两只前爪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写过的稿纸一张张地摞在一旁，直至翻到空白页为止。他看了看稿纸下面最后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3月18日，而桌子上的台历已翻到了4月20日，而且已经是1999年的4月20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已经一年多了，他没有动笔写一个字。稿纸的边缘已经微微泛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一直躺在书架上，被玻璃窗锁着，直到今晚重新打开它。他从桌子旁的书架上拾起一支钢笔，在一个角落里拿出一瓶墨水，他知道他并不需要墨水，钢笔里的墨水已绰绰有余了，但他还是旋开了瓶盖，把钢笔插了进去。

他慢慢地吸着墨水，一边极力地回想着稿纸上的内容，已整整一年多没有去想它，往日的记忆已经模糊，甚至连稿纸上记些什么他也记不清楚了。他的创伤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平静和恢复，伤痛已经痊愈，思维已变得活跃，灵感与日



俱增,他决定开始工作,自己必须工作。自从妻子死后,他再也没有到精神病院去过,他在重返精神病院之前,要为自己设计好一套较为可行的工作计划与科研方法。了解与治愈那些精神病人,已成为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况且那些精神病人需要他的帮助,他们甚至把他看成是脱离苦海的救星。他执着的精神获得了院长的赞许与肯定,院长把他的病人挨个儿介绍给他,给他提供许多帮助。所以,他在精神病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这也是会长所希望的。有些病人由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在有生之年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直到去世。那些精神病医生顽固地认为他们患了臆想症,不可治愈的臆想症,最后以致于众多的精神病患者郁郁而终。这就是高程目前苦苦钻研的课题之一,他想解开臆想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啦,虽然我们试图解开它,但是却连遭失败。也许我们压根儿就不是搞这个的料。”精神病医院的一位医生抱怨地说。

“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高程肯定说。

“我希望你能坚持这项研究,你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他吸了一口气。“他们……高程,我们把这项任务拜托给你了。”

站在旁边的精神病院院长点了点头,嘴角掠过一丝赞许的微笑。他为医院有这样的医生感到骄傲。

“我会努力工作的。”高程说。

他吸好墨水,把钢笔横放在稿纸上,这是他的习惯,他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白雪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至少看上去是睡着了,它像一堆松软的棉花。它是妻子最喜爱的狗,他想,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点燃,一缕灰浊的烟雾弥漫开去。妻子是讨厌吸烟的,自己以前总是烟酒不沾,然而妻子的去世改变了这一切。

烟雾从他口中一团团吐出，整个屋子充满一股呛人的怪味。他强迫自己的思绪回到目前的工作中去。四周更加静谧，甚至连一丝风声也没有。墙上的方形挂表的指针已指向夜晚11点钟了。他拿起钢笔在稿纸的上端写上日期，他必须写上日期，这对他很重要。就在他写好日期之时，台灯闪跳了一下，整个屋子顷刻间处于黑暗之中。“真见鬼，”他嘟哝了一句，从椅子上站起，在桌子上摸着打火机，然后打亮。他离开桌子，希望能找到蜡烛，但他清楚自己从没购买过。他径直走到屋子的另一端，打开墙上的电表盒，查看一下闸刀，然而一切正常。他沮丧地回到书桌旁合上稿纸。手中的打火机有点烫手，他不得不将其熄灭，让它冷却，屋子里重新浸入了黑暗。

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他听到白雪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弄出了响声。它跳下椅子，在黑暗中找到主人，在他的腿上磨蹭着。它试图跳到他的身上去，但被他制止了。

白雪显得越来越急躁，甚至有些不耐烦，它开始去咬扯他的裤角，并发出低低的呜咽声。他弯下腰去想把它从身边赶走，但它更紧地咬住了他的裤角，他感到自己的衣服要被它撕破了。

“好了，不要再闹了。”他生气地说。

白雪呜咽了两声，停止了撕扯。

“你应该休息了，长毛狗。”他说。

它似乎不喜欢叫它“长毛狗”，抗议似地尖吠两声。

高程却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离开了桌子，重新打燃打火机。“好啦，我送你去休息，”他说。

狗有自己的房间，它是另一间屋子，屋子中间有一个不大的棉垫，那是他的妻子专门为狗缝制的。在打火机幽暗的光线下，白雪紧跟着它的主人走进了它的房间。

“你可以休息了，白雪，请原谅刚才我那样对你。”他向狗道



歉道。

白雪满不在乎对他摇摇尾巴，便走了过去，在垫子上躺了下来，它的半个身子陷进了软垫之中。

高程打算在打火机烫手之前回到自己的房间。“晚安。”他说。白雪没有应声。他在背后轻轻地带上了屋门，然后转身离去。

他回到自己的卧室，这是与书房相连的一个较大的房间，手中的打火机开始发热，他不得不熄灭它，让它冷却。在一瞬的暗黑里，他感觉到冷一般的寂静，他打了一个冷颤。停电的苦恼纠缠着他，刚刚翻腾的思绪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他重新打着打火机，在床头柜上找着了上星期放置的酒瓶，往格子上的一只酒杯里倒了点酒。秀，我本来已发誓戒酒了，但我现在需要它，假若你在我身边，我会滴酒不沾的。他端起酒杯，慢慢送到嘴边，他感到有一条蛇正慢慢地钻进自己的食管。他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当他躺到床上时，感到自己已有沉沉的睡意了。屋子外面开始起风了，他可以听到风吹树林的声音。秀，我多么像一个孤独的游客，坐在一艘游船上，被抛向大海，没有你我多么孤单！风越来越大，吹拍着木制的窗户，从缝隙中挤过并发出“咝咝”的响声，宽大的木门发出“咣啷”声。我要沉没了，秀，他悲伤地想。木门的响声越来越大，他隐约地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敲打屋门，他想从床上爬起来，但头脑昏沉，酒的魔力还没有消退，他的四肢像面条一样不听指挥。秀，你去看看，外面是什么。她不会去看的，再也不会去的。

风越来越大，树林似乎狂怒了，木格子窗上的一块裱纸被风吹破，甩打着窗棂，木门被什么东西咬啮着，发出急躁的呜呜声。我不能这么待着，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被风吹坏了。他挣扎着

从床上爬起来，把被子掀在一边，用手去摸打火机，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开始咒骂该死的天气。

更多的窗纸被刮破了，长长的窗帘在屋子里狂舞着，柜子上有一样东西被吹落在地，木门好像被一只巨形的手拍打着。房子快要坍塌了，他不祥地想。他听到了狗的尖叫声，才意识到刚才的门声是白雪弄出来的，它充满恐惧的声音使他惊悚。他慌乱地在黑暗中找到了打火机。

小小的火苗在手中抖动着，在幽暗的光线下，屋子里一片狼藉，窗帘像着了魔似地向他扑过来。他闪躲了一下，却被一张纸片打在了脸上。他艰难地向门口走去，脚下飞旋着纸的碎片。风大得使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他用手捂着打火机不让被风吹灭。

高程挪到门口，听到白雪因恐惧而嘶哑的叫声，他费了好大的劲打开门后的门栓，一股冷风从外面直泻而入，他像被浪涛卷入了大海一样，重重地摔倒在地，与此同时，他听到打火机爆裂的声音，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液化汽般的味道。秀，我要死了。

刚才因酒而昏沉的脑袋清醒了，他看见一个模糊的黑影从外面蹿了进来，来到他的身旁。他看出那是白雪，它浑身发抖，用嘴巴拱着他，尖声高叫。他忍痛从地上站起。现在风比刚才小了许多。“没事，白雪，一切都过去了。”他安慰它说。他向门口走去，想看一下外面的情景，但被白雪扯住了衣服，它的力气之大使他难以置信，他竟被拉退了回来。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白雪哆嗦着身体，朝他警告地哼着。它的情绪传染了他，从没有过的害怕感袭击心头，他极不情愿地推上门。我会为自己的胆小而感到好笑的，他想。门外的风渐渐地小了下来。“真是一个倒霉的晚上。”他自言自语地说。狗在黑暗中点了点头。

他躺在床上。狗紧紧地挨在他的身边，它的身上没有一丝暖气。它从刚才极度的恐惧中恢复过来。我没有照顾好它，让它独



自睡在一个屋子里，它会害怕的，它会受到伤害的。这都是我的错，秀。秀在时，总是对它呵护有加，她给它喂食，梳理它的毛发，给它洗澡，而且用极贵的洗发液或者香水。更有甚者，有时她竟让它睡在床上，在他俩中间。

“你待它比对我还好。”一天高程提出抗议。

“可它还不会照顾自己。”秀温柔地说。

他让它钻进被窝。它被吓坏了。他心底里渐渐升起一丝愧疚感。他瞪着眼睛望着看不见的天花板，没有一丝睡意。他想起了秀。

2

已有五个月身孕的田秀，看起来甚是笨拙，甚至连爬楼梯也异常吃力了，然而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即将做妈妈啦，而且还要亲手照料自己的宝宝，她感到很是自豪。这也是她和丈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我很高兴，高程，一想到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她满怀喜悦地说。

“我也是，秀，”高程说，“他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的，我们要抽出很多的时间照看他，喂他吃，喂他喝，还得教他识字，多有趣！你说他像谁呢？”

“他也许谁也不像。”

“也许他像我，高程，一定像我。他肯定听到我们的谈话了，你瞧他在动呐。”说着，她掀开衣服。为了使妻子高兴，高程用手摸了摸她滚圆的肚子，或者贴耳听听里边的动静。

他们每天谈论不下一百次，谈论给他们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缝制什么衣服，买什么儿童手推车，以及在怀孕期间的营养计划等等。他们买回成打的儿童书籍、玩具、识字画册。这些的确花费时间，高程有时不得不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陪着妻子逛商店购东西。这些东西堆满了一个起名叫“育儿室”的小房间，直到田秀满意为止。

一切准备就绪，田秀一天天胖了，肚子也日渐大了起来。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你就要当爸爸了。”田秀躺在高程的怀里说。

“你也要做妈妈了。”高程说。他用胳膊搂着妻子，心里充满自豪。“秀，我想我得工作了，我得研究一个病人的病因，至少在孩子出世时，我将有一个小小的成果。”

“可他什么也不懂呢。”

“懂的，也许在他四岁时就会知道的。”

“也许会更早。”秀说，“也许他很聪明。”

他们躺在床上，没完没了地议论即将出生的孩子，充满着喜悦与爱意。他们谈论着未来、孩子、家庭与事业。

但是高程决定开始工作了。“对不起，秀，又得让你一个人呆着了。”

“可是我还有白雪呢。”

书房布置得舒适、简洁与明快，书桌旁的几盆吊兰开着白色的花朵，桌子上堆满了有关各种精神病学的书籍与稿纸。秀替他整理书房。

高程是本地区小有名气的精神病专家与精神病医生。一年一度的精神病学研讨会在古城宾馆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病研究者欢聚一堂，畅谈精神病领域的最新成果与重大发现。尤其是高程敏捷的思维和独特的分析方式博得了同行的阵



阵掌声，他畅谈中国的精神病学发展与研究史，畅谈对新精神病发展方向的看法，探索各类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批判对精神病研究的误区，以及对臆想、狂躁、精神分裂、阴郁症等简单而又草率的定义，由此而产生的误诊，以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各位同仁，众多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他们不可知的世界里，灵魂深受到痛苦或麻木的煎熬，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就像失明的人希望有人把他们带过马路，踏上公共汽车。他们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渴望像正常人一样喜怒哀乐，他们不但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蒙上一层灰色。我们必须对他们负责。因此，我们就必须加倍地工作。”他想起了他的病人，一时间情绪激昂，言词激烈，“我们就是把他们带过马路的惟一向导，也是他们走出痛苦与不幸的唯一希望……”整个会场屏息敛气，所有的人在他掷地有声的发言中受到了鼓舞与感染。

研讨交流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各家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也涌向会场，他们称这次会议是精神病研究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聚会，它将引起精神病学研究方面的又一次变革。

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中他认识了田秀。秀是一所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正在攻读精神病学，她为了写一篇毕业论文，为此她参加了这次聚会。此时，她正以旁听者的身份坐在发言席前面的椅子上，略显惊愕地注视着在台上滔滔发言的高程。他独特的思路引起她的注意，她时而低头做着记录，时而带着赞许的微笑看着高程。他略显瘦削，两眼炯炯有神，在讲话停顿的一瞬，略带沉思。他很有才华，也有胆识，她暗自思忖，或许还有点狂妄。然而他的发言却使她受益匪浅。也许我得感谢他，或者和他进行一次辩论，假若有机会的话。但她惟一想做的，就是请他会后在自己的记录本上签个名字。

高程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他的前额因为室内闷

热而布满细细的汗珠。秀怔怔地注视着他，一时竟忘记鼓掌，等她反应过来张开双手时，将手中的钢笔掉到了地上，并滚落在了走道里。她“哎哟”了一声，附近所有人的目光随即转向了她。她满脸涨红，急忙弯下腰去捡那根该死的钢笔。与此同时她看见一只手把钢笔从地上拾了起来，等她直起腰时，钢笔已递到了她的面前。

她面前站着高程，正微笑地看着她。

“你的钢笔吗？”他问。

“是的。”她尴尬地说，并慌忙将钢笔接了过来，直呆呆地看着高程从自己身边走过。

秀整个下午都在一个劲地责备自己，她责怪自己甚至连声“谢谢”都没说，她用手攥着钢笔，真想把它一折两截。也许应该找他道声谢，她想，或许还可以与他展开讨论。她拿定了注意。

参加研讨会的成员被暂时安排在宾馆的五楼，秀在吧台前问了服务员高程所住的房号后，向电梯走去。她向电梯服务生报了所去的层次后，就紧张地思索着见到高程时该如何开口。毕竟他是位有名气的医生及精神病专家，她想。她不愿再出丑了。电梯很快在五楼停了下来，但是在她步出电梯的一瞬间又犹豫起来。我是不是疯了，她想。她真想退回去，对电梯员说她上错了地方，然而电梯门在她背后合上了。

她迟疑地移动着脚步，高跟鞋在地毯上蹭着。整个下午的勇敢和设想，此时跑得无影无踪。她甚至有些怨恨自己了。

“你有什么事吗？”一位女服务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哦……没有什么，”她仓促地回答，“我在找一个人。”她又补充了一句。

“需要帮忙吗？”女服务员狐疑地问。



“不，不需要，谢谢……我在找 502 房间，也许……”

“它就在拐角的地方，小姐。我想你在找研讨会的人吧？”

“是……是的。”

她看到了 502 房间，房门上镶嵌着醒目的烫金字。但愿他不
在里面，她暗自祈祷。她又为自己像个小学生似的暗自好笑。她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伸出手去摁了摁门铃。

门缓缓地被打开了，高程出现在门口。他穿着深灰色的睡
衣，头发略显蓬松。“你……”

“对不起，打扰了，我特地来说声……‘谢谢’的。”此时她感
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她有点不知所措。他会感到可笑的，她想。

“谢我什么？”他哈哈大笑起来。“为了捡起一支钢笔吗？小
姑娘？”

小姑娘，他竟叫我小姑娘，要么是我听错了。“不，我不是小
姑娘。”田秀满脸绯红地说。他的确有点狂妄。

“好吧，也许我应该让你进到房间里。”他让开身子，示意让
她进去。她真想转身就走，然而该死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她跨进
了屋门。

10 床上散放着几本书和一本打开的笔记本，笔记本上面放着
钢笔。看来他在工作，我根本就不该来，她自责自己。“你在工
作？我……我就不打搅了。”她想逃出去，此时她对下午的决定
又悔又恨。

“哦，我很令人害怕吗？”他在她身后掩上了门。“你还没有
自我介绍呢。”他微笑着说。他的微笑是那样温和。

“我……叫田秀，医科大学的学生，其实……今晚来，当然，
上午我听了你的讲演，我认为你讲的非常好，所以我就决定来找
你……”

“是吗？请坐。”他说。

田秀注意到室内没有椅子，她在床边上坐了下来，忽然，她听到衣服撕裂的响声，她低下头去。该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的牛仔裤竟然裂开了。为了这次专门的拜访，她下午花了五十元钱在新世纪商场购买的裤子。“小姐，你穿上这条裤子非常好看。”老板娘说。可是现在裤腿却开裂了。田秀涨红着脸，她急忙用手去遮衣服的裂口。真倒霉，她想。

“嗯，你喝水吗？”高程连忙说。

“不……我不喝。”田秀勉强地说。我也许该走了，我太冒失了，我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的。

“我想，现在衣服的质量太不像话了。”高程想打个圆场。

有人在敲门，田秀觉着自己好像是在空中往下坠的羽毛一样不着边际，她感到头上浸出了汗珠。该死的拜访，该死的签字。她狠咬自己的舌尖。

门被打开了，一个女人像是被风吹了进来。她浓妆艳抹，穿着时髦，提花的粉红色裙子使她的腰身更显苗条，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廉价而刺鼻的香水味。

“舞会就要开始了，死鬼，你不来吗？人家就专等你一个人了。”她连珠带炮地说着走进来。

她竟叫他死鬼，田秀想。她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女人，而她也同样吃惊地看着田秀。

“你的衣服破了，小姐，是不是不听话才弄破的。”她冲田秀喊了起来。

“她是我的客人，不要胡说！”高程瞥了那个女人一眼。

“对不起，我该走了。”田秀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她要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不，是她该走了。”高程说，“你给我出去。”他指向那个女人。



田秀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自己的胳膊，她一个趔趄，向一旁歪了过去，却倒进了高程的怀里。她听到他因愤怒而急促的呼吸声。

“我请你参加今晚的晚会。”高程对田秀说。

那个女人悻悻地退出门去。

晚会在宾馆十楼的一个娱乐厅里举行，这里汇集着精神病协会的成员，他们之中有当今医学的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后生，还有来自下榻在宾馆的旅客。大厅里人头攒动，舞曲悠扬，个个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来回穿梭，为研讨会的成员提供服务。

田秀跟在高程的后面，她很想开溜，但是不知怎的，却总是身不由己。我一定是昏头了，或者是中什么魔了。秀穿着刚在旅馆下面的街市上买来的一套低价的花格子裙子，款式落后，但很合身。

他俩在墙角的一个桌子旁坐下，一个女服务员向他们走了过来。高程要了两杯饮料。那个女服务员怔怔地打量着他。

“啊，”那个女服务员惊奇地说，“你叫高程，对吗？你治好了我的一个亲戚的病，真是让人佩服。”她说话的声音很大，以致邻桌的客人都扭过头看着他们。“我想让你签个字，好吗？就在我的衣服上。”说着她伸过胳膊。“在袖子上。”

“小姐，你认错人了。”高程说。

“不，不会错的，我见过你的照片。”她执拗地说。

邻桌有人发出嘘嘘的讥笑声。

“你认错人了。”高程又一次说道。他讨厌这种做法。

“好吧。”那位服务员收起了胳膊，带着非常遗憾的样子走开了。